歷史與空間

硬漢邢爺

■徐可

不見邢爺已經三年多了，我十分想念他。

邢爺，我的一個老哥。前些年，我在香港某報工作時，他由另一家新聞機構調來我社，擔任我分管的中國新聞部主任。他五十來歲，相貌古樸，幽默詼諧，又心地善良，急公好義，人送一個雅號稱「邢爺」。每次他去我的辦公室，總要在門外大喊一聲：「報告！」聲音洪亮，中氣十足。我知道他是開玩笑，便也沉聲應道：「進來！」我們工作壓力山大，生活單調乏味，最大的樂趣是和一幫同事朋友去吃露天大排檔。幾杯啤酒下肚，邢爺用手掌一抹油晃晃的嘴巴，就開始拿我開涮了：「我去他辦公室，給他喊『報告』，他竟然回我『進來』！你們看他多大的譜！」我反唇相譏：「你這麼大年紀，我不讓你進來，難道讓你在門外候着不成？」大家都哈哈大笑。邢爺也靦腆地笑了。他就是這麼個活寶，老頑童。

2012年，邢爺請假回南寧探親。一日忽然樂呵呵地給我打電話，說是老婆查出結腸癌，中晚期，要做進一步檢查，要求延長假期。我聽了心裡一沉，又暗自嘀咕：這老邢怎麼回事啊，老婆生病了，他還這麼開心，什麼意思？聽他的語氣，竟像沒事人一樣，我也不好多問，就囑他在家多陪陪嫂夫人，不要急着回港。

過了些日子，他卻回來了。我問，嫂夫人的病怎麼樣了？邢爺說：不是她，是我！嗐！老邢口音重，是我聽錯了。誤會消除了，但是問題依然沒有解決。邢爺說，過一段時間回去做個切除手術就行了，沒事。看他輕描淡寫的，好像只是一個小手術而已。

過了些時候，他回去做手術了。我惦記着他，經常打電話詢問情況。得知手術非常成功，我很欣慰。那時我對晚期結腸癌的嚴重性也不了解，以為真的沒事了。

手術後休息了一段較長的時間，邢爺又回香港上班了。我看他驟然消瘦了很多，但精神還不錯，還是那麼沒心沒肺地傻樂，只是多年的煙酒戒了。我想，邢爺闖過這一關，看樣子是沒事了。

可是沒過多久，他還是頂不住了，又請假回南寧治療去了。沒想到病情發展得很嚴重，只好辭了香港那邊的工作，在家專心治療。我想找機會去看看他，可是竟不得空。過了些時候，我也申請調回北京工作，從此三年多竟是再也沒見過面。

換了別人，得了這樣的重症，早就心灰意冷，意志消沉了。可邢爺不，他還是成天樂呵呵的，得空就玩微信，有時一天能發好幾條。有時我看到他「慷慨就義」的照片，忍不住還要跟他開開玩笑。實際上，他用自己的樂觀、頑強與命運之神展開了一次次殊死搏鬥。

三年多前，邢爺第一次發現腫瘤，已經是晚期了。我相信他內心肯定也有過驚慌失措、恐懼痛苦，可他表現出來的卻是若無其事、談笑風生，就好像只是一次小小感冒一樣。化療的痛苦非常人所能忍，可他卻每天在微信上向大家展示他良好的食慾和精神狀況。還得意地使勁地扯自己的頭髮說：「你們看，薅都薅不下來呢！」他在病床上還吟詩作文。他的《酗酒者說》，以自身經歷規勸世人不要酗酒。文章亦莊亦諧，既令人捧腹，又催人淚下。

化療結束後，邢爺就每天早晚兩次去爬山，風雨無阻，靜靜地欣賞南寧的青山綠水。三年下來，他竟然滿面紅光，步履矯健，誰也看不出他是個晚期癌症病人。朋友們都由衷地為他高興。

可是2015年，邢爺再次跌入深淵。

邢爺是這樣總結他的2015的：「6月初腫瘤入侵大腦，生死之戰再度打響，開顱手術歷時3小時。繼而於當月下旬又開始六輪生不如死的化療。但是，癌細胞斬不盡殺不絕，10月捲土重來，我那奇形怪狀卻驕傲的頭顱被裝上了金屬固定架，施行伽馬刀手術。淩遲般的痛苦並沒有就此打住，12月初，我的胸腔也被打開了，切除轉移至肺葉的腫瘤病灶！」

這樣的文字，讀着就讓人揪心，可邢爺竟是風輕雲淡，波瀾不驚。我在朋友圈裡看着邢爺那裝上金屬固定架的頭顱，更顯奇形怪狀，可是我一點也笑不出來，更是不知道用什麼語言來安慰他才好。可邢爺，還是高昂着他那驕傲的頭顱。

做開顱手術那次，進手術室之前，邢爺寫好了遺囑，讓朋友們作為見證人簽字。他還拜託朋友多多陪伴和開導他太太，不要太悲傷，還交代家人要繼續服侍好病中的老母。末了，他拉着他太太一個朋友的手說：如果我走了，以後麻煩你多照顧我太太啊！朋友甩開他的手：「我沒空，你出來自己照顧！」一轉身已是淚水漣漣。

自從他生病以後，他的親人、他的同事、他的朋友，給了他太多的愛。他常常說：活到這個境界，痛並快樂着，我無憾了！

今年元旦之後，邢爺的病情再度惡化。他的腦子裡又冒出4個轉移瘤，一個壓迫外展神經，使他的左眼視力模糊，還有一個因為水腫壓迫，使他從臥位轉坐位都天旋地轉。1月11日他第五次走進手術室。都到這個時候了，他還是不忘幽默，給朋友們發了個微信：「沉痛宣告，邢浩峰同志腦部再度出現腫瘤！」

對，邢爺大名浩峰，廣西新聞界一名普通老兵，一隻打不死的「小強」。

（編者按：邢浩峰先生曾任本報中國新聞部主任、香港文匯出版社社長，他在與病魔頑強抗爭4年後，於今年3月4日逝世。本報轉載此文，寄託我們的哀思。）

——轉載自2月29日《人民日報》

書若蜉蝣

啓德河民生書院

■葉輝

區德乃香港地產和建築業先驅之一，早在1914年，他就與何啟牽頭，聯同商紳周壽臣、曹善允、周少岐、伍朝樞、莫幹生、區權初、張心湖等人組成啟德營業有限公司，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北岸展開填海工程，建造名為「啟德濱」的花園城市，於1916年展開工程，更建成為多條街道。

話説侶倫散文集《無名草》出版於1935年，載有《故居》一文，當中説到：「我的住居是一列新建樓房的一間四層樓上，沿住屋外有一個寬廣的，鋪了花磚子的迴廊式的陽台」，在那裡可觀賞一幅早已消失的風景畫：村落，工場，醬園，尼庵，廟宇，園地和人家，「一個小丘橫在那裡，小丘的中部，像腰帶似地鑲着古舊卻還完整的九龍城的城牆。」文中所説的一列新建樓房，正是啟德濱了。

區德又名區衍德、區澤民，與何啟為姻親，女婿何永貞為何啟之長子；話説何啟於1914年逝世後，區德再提出申請，啟德濱住宅區終於建成了——原定分三期工程興建為二百棟花園洋房，供富裕的華人居住；但只有首期西部填海地區得以發展成住宅區，其餘填海地區則空置。

啟德濱很短命，大約只存在了二十年——住宅區內有七條街道，亦有接駁巴士通往尖沙咀碼頭，乃九龍城一帶的地標，但其時政局卻因辛亥革命而為之動盪，啟德濱房價大跌，樓盤滯銷，以致爛尾收場——至1927年7月底，港府引用1900年收回公地條例，將啟德濱地段收回；其後，收回地段更發展為啟德機場。

「啟德」一名涉及地方發展史，當中更涉及啟德河，話説在啟德濱周邊的發展過程中，此一小河曾被多次改造以符合當時的需要，經歷百年變遷，啟德河在地理及歷史上與鄰近地區緊緊相連，甚至見證了東九龍的蛻變——上世紀以前，就有多條小河從現今黃大仙腹地流向大海，而啟德濱則建有啟德明渠以連接附近的小河，其後更伸延至海岸一帶。

啟德明渠乃東九龍主要排洪渠道，長約2.4公里，位於九龍黃大仙區彩虹道及衙前圍村，此一明渠由蒲崗村道沿彩虹道延至太子道以東，流經東頭村及新蒲崗一帶，再經暗渠流入前啟德機場跑道和觀塘之間的狹長水道，最後流入觀塘南部對開的九龍灣海域。

區德於1920年逝世後，遺囑示捐款一萬元以覓地興建學校，莫幹生亦捐助一萬元贊助，學校終於在1926年由曹善允建成，以區澤民及莫幹生的名字中的最後一字命名，那就是民生書院了。

民生書院原先由曹善允倡建，他有感當時九龍城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，於是積極籌款興學，籌得資金後，更獲當時聖保羅書院校長史超域（Arthur Dudley Stewart）牧師協助，民生書院得以在1926年於啟德濱創辦，成為啟德濱的配套學校，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，及至1939年，遷至九龍城東寶庭道繼續辦學至今。

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詩畫禪心（二十四）

唐代高僧可止

空門寂寂淡吾身，
溪雨微微洗客塵。
臥向白雲情未盡，
任他黃鳥醉芳春。

唐代高僧可止詩
素仲配畫
甲午初夏

可止（860–934）為范陽大房山（今北京西南）人。著作有《三山集》。這是一首優美的禪詩。優雅的詩句，蘊含着禪修和悟道的喜悅。空門是指修行之門，進入後即能遠離色相世界，使人心境淡虛，而佛法更如細雨般輕輕洗去人們心中的塵妄之念。當我們以佛性洗去心中的煩惱妄念，即能如白雲般與大自然融為一體，感受到世間的一切美好。

啟悟隨筆

提到空門，我過去的觀念是那些失意，特別是失去感情的人的出路。這都是從戲曲或小說中得來的感覺，「遁入空門」是常聽到的。

後來接觸佛學，才知道空門絕非灰色地區，佛教誨我們要「勇猛精進」，進入佛門便得學習。但佛門慈悲，倘遇重大不幸，佛是不會捨棄你的。

來鴻

雨細細

■翁秀美

細雨裡行走的美妙，好似鮮美芳草，繽紛落英，只堪意會，難以言表。

夏日驟雨，秋時冷雨，雖狂暴乖張，愁裡蒼涼，難以置身其中，卻也適宜憑欄遠望或者隔窗而聽的，遠遠地觀看會覺別樣的美的震撼，隔窗聽雨獨具一份情懷的悠遠。初春小雨則不同，如畫一般的明淨清新，除了令人可觀可感，更可與之親近。那麼晶亮的一絲絲一條條，那麼輕巧地親切地落到你的衣上、頰上、手上，一點，又一點，像嫩綠的柳梢兒不經意的一觸碰，柔若無骨，帶着軟軟的清涼。

小雨絲一個個調皮地快速奔下來，它們一定是有方向和目的的，只恐在雲中未成雨時就看好了吧：我要讓鮮嫩的柳葉更加清亮；我要去水裡，做魚兒永久的玩伴；我想落在樹根泥土，聞那青草的香氣；那我們幾個呢？結伴去那老屋頂上可好？好久不見，屋瓦可還全乎？瓦松還在不在？

風兒悄悄轉個身，雨絲兒馬上變了陣腳，濛濛地斜飛。但見空中萬千雨線，如銀針，如短線，卻極柔弱，落到葉上，葉面潤濕，色澤加深，光滑嫩綠，葉兒微微顫動，答謝多情小雨，為我換了新衣。落到地上，迅即為塵埃抱住，當密了時，地面偶有一小塊濕潤，淡淡的、薄薄的，可是大地因喜悅而起的酒窩？

小雨瀟灑自在，輕盈有致。杜甫的「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」描寫極其生動細膩。雨落水面，水以美妙無比的此起彼伏的漣漪來歡迎這些可愛天使們。因雨的細微，魚兒也游到水面上來擺着身軀，吐着水泡，歡欣跳躍，爭相嬉戲。細雨中，花透清香，樹添新綠。動態的雨與靜態的物，兩相適宜。

杏花、春雨、江南，六字寫盡江南旖旎春色。若少了春雨，則萬物不鮮活不靈動，江南也失了一份柔美與婉約。那般的小巧庭院、枕河人家，是須得小雨細細來陪着的，陪着那老屋瓦，陪着青石板，陪着油紙傘，陪着鶯啼處處，陪着梔子花香。寂靜的小橋煙柳，天井屋簷，斑駁的老牆，幽深的小巷，細雨中，驀然回首，舊夢依稀，那時的小雨裡，多少青春的身影，無數銀鈴的笑聲，指上琴音，樑間餘韻……終究是曲終人散，繁華消歇，滄海桑田，寂寞最長久。惟小雨未曾離開，如約常來。雨，細細的，密密的，倚着美人靠，撲着小窗台，當無數的雨聚作透明的一滴——那是一滴眼淚，又彷彿一個訊息，晶瑩剔透，驚動了時光深處，喚起幽情如訴：可是良人歸來？為了遠方的訊息，年年的眼淚落過無數，淚光中，細雨濛濛，草上煙光，別時離人路，別後斷腸處。「鸞鏡與花枝，此情誰得知？」天地知，春光知，小雨知。

雨，細細，不絕如縷，化作遍地桃花水，卻道仙源在哪邊？煙波浩渺，小舟一葉，垂釣漁父，面對春日美景，何等悠閒自在！添了小風小雨正好，何須言歸。天街小雨潤如酥，潤得草色疏疏朗朗，朦朦朧朧，遠觀青青有色，近看似有若無，寥寥數語盡畫春草之魂，實在妙絕。在那焚香撫琴詩詞唱和的時代，詩人藉細緻的觀察，以別樣的情趣，一枝生花妙筆，將尋常之景，化作無邊詩意：萬物如畫，天地有情。

前朝舊事隨流水，但惜眼前春光媚：山多翠，水平堤，斑鳩理羽，蝴蝶翩飛。人家炊煙起，深院簾幕垂，更雙雙燕子，軟語呢喃，穿花拂柳，喜舊巢仍在，相逐去，啣泥歸。美景，觀之欲醉，癡對。欲回時，卻不防一陣楊柳風，拂滿衣袖；漫天杏花雨，灑落指間。無限欣喜，緊相隨，緩緩歸。

■杏花、春雨、江南，六字寫盡江南旖旎春色。網絡圖片

古典瞬間

杜默有點冤

■龔敏迪

宋人王楙的《野客叢書．杜撰》，將包拯與杜默説成「包彈對杜撰」，因為包拯，「嚴毅不恕，朝列有過，必須彈擊，故言事無瑕疵者曰『沒包彈』；杜默為詩，多不合律，故言事不合格者為『杜撰』。」不過，他也發現了其中的蹊蹺，於是他又説：「俗有杜田、杜圓之説……如言自釀薄酒，則曰『杜酒』」，原因他不知道。 杜甫的 《題張氏隱居》中就有：「杜酒偏勞勸」之句，於是他以為杜酒是指杜康。但《湘山野錄》載：盛度撰《張文節公知白神道碑》，參知政事石中立故意急問道：「誰撰？」盛度隨口回答：「度撰。」引起滿堂大笑。杜默生年有兩説，1019年或者1021年，這是虛歲、實歲計算的不同所致，張知白死於1028年，此時杜默才十歲左右，所以石中立搞笑盛度的事，肯定早於杜默的「杜撰」，如此看來「杜撰」與杜默沒有關係。另一個宋人沈作喆在《寓間》中説：西漢田何，號杜田生，講《易經》，而人們認為秦之後，《易》學已失傳，杜田生所講授的《易經》是信口雌黃、自圓其説，故為「白撰」，也稱「杜田」、「杜圓」。所以清人唐仲冕的《芳茂山人詩錄》説：孫星衍所著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，悉取漢晉以前説，不作一杜田語。認為杜撰就是杜田語，這一詞就可以追溯到西漢了。

總之，從宋朝一直到清朝趙翼的《陔餘叢考》都沒有把「杜撰」講清楚。一般都姑且用《宋稗史》中的：杜默為詩多不合律，所以稱「杜撰」來解釋。不過杜默的詩：「一片靈台掛明月，萬丈詞焰飛長虹；乞取一杓鳳池水，活取久旱泥蟠龍。」也未必不通，其中用了二個「取」也不是他的疏忽，詩言志，歌詠言，貴在意境，那種以詞害意之作，非杜某所為。他的老師石介作《三豪詩》説石延年豪於詩，歐陽修豪於文，杜默豪於歌。故詩云：「師雄（杜默）二十二，筆距猛如鷹。玉川《月蝕》句，意欲相憑陵。」歐陽修也説：「南山有鳴鳳，其音和且清。鳴於有道國，出則天下平。杜默東土秀，能吟鳳凰聲。」其中都沒有諷刺他不通的意思。清人況周頤的《眉廬叢話》説：「滬上藥肆，輒大書其門曰『杜煎虎鹿龜膠』，或問余『杜煎』之意，弗能答也。」湖州人朱孝臧告訴他，「杜煎，猶杜撰，即自煎，吳語也。蘇州蹋科菜有二種，本地自種曰『杜菜』，自常州來曰『客菜』。客菜佳於杜菜，以『杜』對『客』而言，可知與『自』同意。」林則徐的《諄勸殷富平糶並嚴禁牙行舖護囤米抬價告示》説：「查往年豐熟之歲，上等杜米，每石不及三千文。」而宋人孔文仲對策中有「可為痛哭太息」，類似賈誼《治安策》中語，而被人誚之為「杜圓賈誼」。

不過，「杜」應該就是指自家土製的東西或手工生產的物品。至今蘇州一帶仍然稱作「杜做貨」。屋前屋後自家種的竹子叫「杜竹」；自家手工做的年糕叫「杜糕」；以前自家織的布稱為「杜布」，清代張家港鄉下的「雷鈎杜布」還曾遠銷海外；家釀的米酒稱「杜做酒」間稱「杜酒」。「杜做」一詞，在蘇湖一帶是常用語，吳方言説：「大肚皮戴仔只杜布肚兜，屠家裡看圖書吃杜茶，肚膨氣脹來踱步」，意謂孕婦戴自家織的布做的肚兜，姓屠的看書喝自家種的茶，肚子脹氣在踱步，其中大、肚、杜、圖、踱的發音一樣。而《飼鶴亭集方》中強調與一般不同，獨家自創的「杜煎鹿角膠」，還有「杜煎驢皮膠」之類，至今還能在中藥店找到。

杜甫的 《題張氏隱居》「杜酒偏勞勸」之後，還有「張梨不外求」之句，「杜酒」與他家的「張梨」相對，都是在強調隱居者張家自己的出產。以前鄉間都穿自家做的布鞋，蘇州姑娘做了送情郎，會説聲是：「杜做貨，實在拿不出手。」其意是深情中的謙虛自貶，還是表示手藝精湛的自豪，就要你自己去理解了。與其千篇一律，或者人云亦云，不如有點個性特色和創意的「杜做貨」更有味。

浮城誌

捕月

■星池

萬籟俱寂，少年身處簡陋狹隘的旅館房間，疲憊不堪地躺在床上。他來不及回想這天艱苦的旅程，瞬間已墮進夢鄉。

他在廣闊無垠的夢田躑躅，時而回首往昔的經歷，時而凝眸似曾相識的幻象。隨後，他仰望夜空，瞧見一彎新月掛於天邊，皎潔明亮。於是，他不由得提起右臂，五指張開，欲把明月捉緊，最終手心僅能抓住清風掠過的涼意。他注視天上的銀鈎，不禁跑了起來，有點傻氣地想捕捉新月。夢中的他，丟掉一部分理智，難得糊塗。

須臾，他來到池塘旁邊，驚見浮在清澈水面的月影，變成了圓滿的玉盤，且在璀璨群星的配襯下，極為夢幻。縱知是徒然，他還是伸手去捉池上的明月。鏡花水月，少年如何嘗試，亦只見池水在指縫無情地流逝。忽然，少年耳邊響起了一把清脆柔和的男聲。

「何以你要執意去捕捉我？」水中月亮疑惑地問。

「或許，」少年端詳月影，意外地不感到詫異，緩緩續説：「那是我嚮往的地方，希望能盡量走近，縱然路途遙遠，或最後會無功而回。」

「你根本沒有真正認識我，你有見過我的背面嗎？」即使語帶質問，明月依然柔聲細説：「如眾多人類，何須為我的陰晴圓缺，平白無故傷春悲秋。」

■無須為月亮的陰晴圓缺而悲傷。 網絡圖片

少年打算張口回答之際，兩眼便睜開了，而絢麗的晨光剛好輕輕落在臉龐。他深深呼吸，嘆息在夢中經歷了太多，一夜如數月。他慶幸能夠睡醒，因為在夢境遇上任何事情，縱歷千載，也難以改變現實世界的分毫。

他依稀記得夢中的自己，曾跑步，曾追逐，最後也捉不到心中理想。這時候，昨天艱辛旅途的畫面躍上腦海，如何走過窄小的縈迴路徑，怎樣爬上陡斜的山坡，沙石滿途。從麗日當空，汗流浹背，至雨急如箭，寒冷入骨。看不到彩虹橫空，結果暮色降臨，亦無法到達目的地，被迫途中在這間旅館留宿。縱使這一天旅途嚴酷，略受挫折，可是少年仍能從中覓得樂趣，踏上了未知的道路，細看沿途嶄新的景象。

少年休息一晚後，昨日的疲勞已盡消。離開旅館後，陽光隨即灑在其身上，令他感到非常溫暖。兩腳真實地踏在地上，他忍不住泛起微笑，展開新一天的旅程，繼續前進、尋找。